

王著「文心雕龍導讀」

評介

顏賢正

自西洋文學理論輸入中國以後，有志研究中國文學理論者，便不斷的尋求中國古代具有較完整性的文學理論專著，欲與西洋文學理論相抗衡。所幸的是中國早在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即已有一部具有完整性的文學理論著作，那就是「文心雕龍」。所謂具有完整性，乃因此書所談論的文學理論包含了文學體裁之探討、文學之創作技術、文學批評之原則及最重要的一點——文學創作的思想根本來源。是以清代的大思想家章學誠就曾讚譽過它是：「體大而慮周」（文史通義詩話篇）。由於它是一部「藝苑之秘寶」因此自成書以後，屢為後世文士所徵引或襲用。然歷來研究文心雕龍者，在民國以前多止於章句，訓詁或題跋。民

國以來由於治學方法受西洋治學方法的影響，因此研究文心雕龍的方法與角度亦漸有所轉變，轉向文心雕龍所談文學理論及相關問題的探討，而此種研究的趨勢也日益興盛。從專門整理文心雕龍研究書目，已發表過的三次文章來看，其論文之數已逾數百篇（第一次為民國四十五年李直方的「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書錄；第二次為民國六十四年王更生先生的「六十年來文心雕龍之研究」；第三次為民國六十八年宋隆發的「文心雕龍研究書目」）。論文既多，研究範圍日益增廣，再加上文心雕龍本文不易了解，是以對初學此書者往往有不知從何下手讀起的感覺，故類似導讀的書籍，宜於此時因應而生了。王更生先生有鑒於此，

故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出版了「文心雕龍導讀」一書，欲對初學者有所助益，期能正確的引導初學者走向正確的研究道路上。然導讀的書籍是不易寫的，原因在於要寫給初學此科者閱讀，首先在文字上必求暢順易解，其次所引導的範圍要能深入淺出。要達到此種境界，作者非對於此書有相當的素養不可。幸好，王先生在師範大學教授此書已多年，也是當今研究「文心雕龍」卓有成就的學者，所著有關文心雕龍之論文甚多，今其以研究成果與心得，用清新流暢的筆調寫成「導讀」之書，可稱得上是名實相符而成績也是可觀的。

「文心雕龍導讀」，其內容分正文和附錄兩部分。正文又分十個單元，這十個單元分別為：一、文心雕龍的作者；二、文心雕龍的性質；三、文心雕龍的寫作背景；四、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五、文心雕龍的內容組織；六、文心雕龍的重要版本；七、文心雕龍的研讀方法（上）；八、文心雕龍的研讀方法（下）；九、文心雕龍學發展的趨向；十、文心雕龍參考用書簡介。附錄則為：近六十年來文心雕龍研究總結。全書共一〇〇頁。本書的內容，作者王先生於自序

中列舉了六點特色，其云：「一、本於知人論世的原則，書中首先介紹作者生平，而後再分敘文心雕龍的性質、寫作背景、成書年代、內容組織、重要版本、研讀方法與發展趨向，由外緣的切入，到內蘊的揭示，次第有條不紊。二、文心雕龍陶冶萬象，體大慮周，造語用事，尤稱奧衍，古今學者，往往望而却步。本書鑒意裁詞，盡量淺白，期能於平易文字中，令初學之士如倒啖甘蔗，循序漸進，邁入佳境。三、指引性讀物，貴乎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十分證據說十分話，平實切要，最得箇中三昧。本書除符合此種原則外，每遇有言不盡意處，又另製圖表，以代表說明，學者對照圖文，可以執簡馭繁。四、前人多以讀經之法讀文心，不外校勘、評註二途，很少能大判條例，尋繹其中原理原則。本書講到研讀方法時，特分上、下兩篇敘述：上篇側重抉發劉勰行文運思的血脈經絡；下篇闡明研讀的進階重點。藉法則的領導，可達全面的認知。五、文心雕龍的研究，至近代始一躍而為世界的顯學，有登峰造極之勢。關於今後發展的趨向和當前研究者的動態，應為愛好此學者所當知，是以本書對『文心雕龍學』發展的趨向，專門設篇，並

將近六十年來文心雕龍研究總結，附錄於全書之末，俾讀者鑑往察來，確實發揮導引性的作用。六、前人對於參考書的介紹，往往廣羅羣著，自炫浩博。本書關於文心雕龍板本自唐寫殘卷，到兩廣節署的黃注紀評；參考用書從黃氏札記，到王更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合計十四種，每一本都屬切實應讀之作，並列舉各書優點，用法和出版收藏的處所，於茫茫學海中，開示學者入手地步。」今細讀全書，在十個單元中，確實舉出了許多可貴的提示與指引出正確的研讀方向。

在文心雕龍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兩單元中，王先生指出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字彥和，因他在南朝梁天監年間，擔任過東宮通事舍人，後人就稱呼他「舍人」。

晚年變服出家，改名「慧地」，所以「慧地」又成了他的法號。又劉家原籍山東莒縣，永嘉之亂，衣冠東渡，集居於東莞郡之京口（今江蘇鎮江）。並推定劉勰曾三次參與校定經藏，傳後附有劉氏世系表，對劉勰的傳略作有系統的敘述。實際上此篇傳略為王先生「文心雕龍研究」中「梁劉彥和先生年譜」的濃縮，在「年譜」一文中，對劉勰的一生行事有詳細的考訂。至於成書年代王先生歸納的結論是：劉勰文心雕龍

成書於南齊之末，和帝中興元、二年（西元五〇一—五〇二年）之間，乃劉勰三十歲以後，對佛教尚未堅深信仰以前。

任何偉大的作品皆有其創作之時代背景，文心雕龍的創作亦不例外。對於劉勰著述的時代背景，王先生也提出四點加以說明：一、變亂迭起，民不聊生。二、經學消沉，佛老並興。三、上層階級生活腐化，下層平民趨慕虛榮。四、唯美主義興起，文學重形式而輕內容。在這四點中，第四點更是直接觸發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重要因素。通觀整部文心雕龍，在談論文學理論時，無不處處強調內容與形式並重，不要只「文貴形式」追求外在的唯美即可知之。

文心雕龍的性質與內容組織，自始多所爭論，歷來史志對它的著錄不一，有入總集者；有入文集者；有入別集者；也有入詩文評類者；甚至有人認為該屬於子部雜家者，對這些不同的觀點，王先生以為它是「文評中的子書，子書中的文評」。此種見解，我想是有來源的。劉勰在諸子篇說：「博明萬事爲了，適辨一理爲論」，以文心雕龍具有完整之體系，能通達事理，暢說文學理論，成一家之言，是可以稱得上屬

於子書的。又以其所述重在文學理論，故稱爲子書中的文評，也是屬實的。

早期談論文心雕龍內容組織多所爭論，今王先生據文心雕龍序志篇及劉彥和的行文體例，畫分成五大類，卽：一、序志篇屬緒論。二、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等五篇屬文原論。三、由明詩至書記等二十篇，屬文體論。四、由神思至總術等二十篇爲文術論。五、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屬文評論。爲了使讀者更明白內容組織與相互間之關係，王先生在「內容組織」這單元上附有內容架構圖，讀者只要見圖卽可一目了然。

在「文心雕龍的重要板本」與「參考用書簡介」兩單元裏，王先生舉出的重要版本計有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明弘治甲子吳門本文心雕龍、明萬曆己卯張之象本文心雕龍、明萬曆己酉王惟儉訓故本文心雕龍、明楊升菴先生批點梅慶生音注本文心雕龍及清道光十三年兩廣節署本文心雕龍十卷等。另重要參考用書也列舉有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范文瀾「文心雕龍註」增訂本、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新書」、李景

深「文心雕龍新解」及王更生先生「文心雕龍研究」。王先生對列舉的參考書都加以詳細的介紹，並著錄其優點、用法及重要之所在，對初學者而言，實爲確切的指引。

在介紹文心雕龍之作者、內容、組織、重要板本及參考用書後，王先生更用上、下兩個單元介紹文心雕龍的研讀方法。從作者用兩個篇幅來談論如何研讀，就可知王先生是如何的用心想真正的指導初學者去研讀。在上篇中，王先生指出劉勰在寫作文心雕龍時用了兩個相輔相成的方法，卽「經學思想」與「史學識見」。經學思想是劉勰據以立論的根本思想，劉勰無論在前二十篇論文敍筆或是在後二十四篇（不包括序志）剖情析采時，總是用明講或暗喻的方式援經以立說，貼著五經來立論，因此，研讀文心雕龍時，應時時注意著劉勰立說的根本精神。史學的識見乃就劉勰精、博的學養，和擇善而從的識見，及井然有序的筆法而言。此從劉勰在敍述各種文學體裁之流變與品評作家上來看，即可體驗其史學識見的獨到。是在研讀時能隨時注意劉勰的行文方法，當可獲執簡馭繁、事半功倍之效。在下篇中，王先生復提出研讀的

順序，其云：欲讀文心雕龍，必先讀序志篇，其次是文原論，再次爲文體、文術及文評論。

在研讀方法作指導後，對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王先生也作了明確的指引。他指出文心雕龍研究的方向，至少可以遵循六個途徑去努力：甲、校勘——訛文錯篇之整理。乙、注釋——文心雕龍中慣用詞彙的比較研究。丙、文論——與現代的文藝政策相結合、與西洋文學批評相融通。丁、翻譯——遵守信、達、雅從事翻譯。戊、資料——文心雕龍本身資料之集結。己、比較研究——以文心雕龍爲中心，與前期、晚期、或同期的文論作比較研究。凡此六項，可謂對文心雕龍之研究劃出一個具體的方向。

綜觀「文心雕龍導讀」全書，王先生確實已盡力的爲讀者指出一個正確研讀文心雕龍的方法與方向。不過，在「研讀方法」的單元中對文心雕龍的行文體例、造辭、借喻等方法，未加以詳細討論，是有待加强的地方。所幸，王先生在六十六年幼獅學誌第十四卷第二期，發表了「文心雕龍之美學」一文，對文心雕龍的行文體例、造辭、借喻多所闡明，可以補此不足。其次參考用書簡介中稱：李景深「文心雕龍新解

」的翻譯白話爲空前未有的巨著。據筆者近期的發現，白話翻譯的工作，以個人之力主其事者，早在民國十六年吳興馮霞初先生即已開始，其書名爲「新式標點、言文對照文心雕龍」書分平裝上，下二冊，所可惜者，此書目前筆者所見者，僅剩下冊而已，甚感遺憾。

衆人皆知，「導讀」之書是不易寫的，一方面要顧到通俗性，一方面又要能深入淺出，並且作正確的指引，如果作者的學養不够深厚，是不易達成的。然而「文心雕龍導讀」之寫作，是成功的，它兼顧到通俗性與深入淺出，舉凡對文心雕龍應有的基本認識與研究之方法、方向皆能作通盤的討論與解說。我想這應是作者有深厚的學識涵養，方能有此成果。該書自六十六年由華正書局出版，至今已數度再版，由此也可看出此書之受歡迎與一般讀者對此類性質書籍之需要。總之，有了此書，再加上「文心雕龍」本書，兩相配合，去探源竟委，相信對這部博大精深的文論寶典——文心雕龍，必定會有更新與正確的認識。